新中華報
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
第三百二十五期

和平解決有望

前綫無大動作 紅軍力求和平

人民紅軍對西安事變之解決，居於調人地位，極力呼籲和平，刻聞中央軍在華縣、商南及渭北一帶尚無嚴重動作，東北軍與十七路軍則在臨潼、商縣、蒲城一帶僅取自衛姿勢。據西安來人云：楊虎城、于學忠、孫蔚如已通電服從中央，接受新命，並已實行就職。又據紅軍司令部傳出消息，紅軍各部距離中央軍遠者三百餘里，近者亦二百里，並已下令各地方游擊隊不得向中央軍發射一彈，以免引起誤會，對楊、于、孫諸公力求和平通電，就職，深表滿意云。（新華社廿五日）

日偽積極準備進攻

前哨時有小接觸

綏東和來人談：南壕塹匪偽近來頗為活躍，綏東前綫非常緊張，近十數日以來，每日均有偽匪騎兵便衣隊至興和境騷擾，與駐軍接觸，均被擊退，張萬慶部刻已擴充至三四千人，日本將據南壕塹大砲十余門，令其積極動作，惟偽匪部軍心非常動搖，不時有投誠的，日寇飛機連日均來偵察與投彈數炸。

歸綏電：旬日來察北偽匪軍積極補充人數，充實軍火，日寇供給大批軍火計有野砲數門，輕重機槍百余挺，步槍万余支，汽油万余箱，均屯集張北商都二地，十八日召開之軍事会議，德王、卓世海、李守信等前往參加，前二日，[illegible]

西大偽[illegible]匪部同時商都日昨又運到坦克車十余輛，飛機二十余架。

又電：南壕塹、廟灘、野狐山等地附近，綏東興和及正黃旗地區一帶日來匪偽麇集，張万慶全部與興安軍、察省備旅均屯集該地，李守信部及本人現在商都，現在綏東形勢頗為嚴重。

和平統一禦侮救亡

據最近各方消息，東北軍十七路軍堅決為和平鬥爭，中央軍最大部分也不願意進行內戰，西安事件之和平解決，是有很大的可能。

西安事件爆發之初，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從此挑動中國大的內戰，從而進一步攫奪中國之領土，十二月二十五日的釋放蔣介石的行動，粉碎了日寇的惡毒政策。但在十二月廿五日後，暴日不願見中國之真正和平統一，又策動南京親日派作祟之活動，以圖製造新內戰，中央軍更藉大舉西進，壓迫西安，於是內戰的空氣又甚囂塵上。

但是全中國人民均一致的不識內戰再發，要求和平解決西安事件。現在南京方面亦有採取和平途徑解決西安問題之勢，而抗日聯軍將領亦已屢次通電擁護國內和平統一，以暴日挑撥的內戰之陰謀亦不能實現。此實時局好轉之機，蓋中國非消滅內戰，不足以言救亡，非有堅決禦侮之國策不足以言統一。蘇維埃紅軍方面對於西安事變，始終採取和平解決的立場，堅持和平統一救亡禦侮之基本政策，實行到底，紅軍總司令部也已明令各紅軍部隊恪守和平方針，竭力避免與中央軍衝突，使和平方針早日實現，這種為日為民之無限忍耐，已大白於全國愛國人士。

在此綏東戰事緊張的時候，西安事件如能和平解決，則實為中華民族之大幸。全國人民應急起共同努力為和平實現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的任務而鬥爭。我們誠懇的熱望南京政府及蔣介石先生本着和平統一團結救亡之民公意，立即討論救亡大計，在抗日的共同目標下，發揚孫中山先生的救國精神，重振國民党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時代的光榮歷史，聯合各党各派，為挽救中華民族的危機而一致奮鬥。

日寇在張垣強築兵房

積極準備進攻綏東

張家口廿七日電：張家口宣化附近在數月以前，日寇曾以九十元一畝地之代價，購地一百八十畝，預備建築大規模的兵營，以作侵略綏遠山西的準備，後因該地方當局交涉，日本始終不肯放手，終於建立二百余間兵房，佔地四十余畝，美其名為公大公司毛織廠，實際均全為軍事作用，張家口宣化設立之公司，頃已証實純係日寇向察北運輸軍械的交通機關，暴日侵[illegible]陰謀又暴露無遺了！

日七十屆議会中

政党與軍部间之冲突

廣田內閣總辭職 宇垣將奉命組閣

東京二十五日電：日本七十屆議会中，政友民政兩党与軍部之间大發生冲突，其冲突的中心是：(一)龐大的預算（三十二億元）民政党特别是政友会提出反对(二)增加税收（因為这加重了輕重工業資本家的負担）(三)庶政一新，使行政更適合於軍部的意旨便利軍部的操縱，(四)对華外交

因為上面问題的爭論，而陸軍部提出解散議會，使民政政友兩党与軍部间之冲突更加剥害，廣田內閣在此疆局下，充分表現其無能，而於廿三日提出總辭職。

又電：廣田內閣提出總辭職後，日皇已正式下令宇垣大將組織新內閣，宇垣奉命組閣後，即与陸相寺內等開永野商議，要求海陸軍双方諒解云。

海陸軍双方对新內閣要求其為强有力之內閣，以打破現在之難局，但一般預料軍部派人入閣，將有極苛刻之条件提出云。

又電：民政，政友兩党对於宇垣組閣，正在協力給以支持，故威傳議会解散論或許能緩和，至於新党結成運動，因兩党支持宇垣，將失去大部份作用，故新党組織之運動，今後当不致更趨具体化。

（按宇垣歷任朝鮮總督与陸軍部長等職，与政友会有很好的关係，故政友会極力支持宇垣組閣，同時他在陸軍中有長久的歷史，故西園寺把宇垣弄上台，来緩和政党方面与軍部间之冲突，假如宇垣上台時，要想鞏固其內閣之地位，只有更加執行軍部的意旨，在对華政策方面，只有比廣田內閣更積極，才能滿足軍部的要求）

德——萊茵河築工事 蘇——西部边防鞏固

法國電訊：德國軍事當局在萊茵河左岸及流那爾河两山中建造極重要之防禦工事，據說該工事異常堅固。

蘇聯西部边境業已完成法國式的瑪其諾防禦工程，其建造甚為精密，於隣近波兰、罗馬尼亚、拉脫維亚及爱沙尼亚边境一帶地區已如金城湯池之堅固云。

清澗游击隊 消滅搶掠的清鄉隊

清澗來信：清澗城內的清鄉隊經常到城外蘇區去搶糧搶掠財物，該地民众痛恨異常，叫苦連天，經常到蘇維埃政府來報告，請蘇維埃政府派隊去給以懲戒，蘇維埃為了適应群众的要求，所以派隊前往肅清該害残民众的清鄉隊，該地群众自動的起來配合游击隊痛击該清鄉隊，結果將其全部消滅，繳获步槍數十支，該地民众無不欢声載道，俘虜人員經当地蘇維埃政府給以解釋，指出他們过去殘害民众的錯誤，該清鄉隊聞之大家均承認过去的行動是違背民意的，以後願誠意改过，其中甚至於感激流涕的，经蘇維埃政府一律遣資回籍云。

紅軍堅持 和平統一救亡禦侮之政策 闻土地政策亦將有改變

西安事变後各方極注意紅軍之行動，有謂紅軍將乘机占領国民党區域者，亦有謂紅軍將攻击中央軍者，有謂紅軍將出河南者，亦有謂紅軍將出山西者。一个半月来之事实証明这些推测概為錯誤。據紅軍總司令部負責方面宣称：紅军不但过去堅持和平統一禦侮救亡之基本政策，今後更当本此方針實行到底。蓋紅軍為共產党所領導，共產党之抗日民族統一战线，亦即和平統一禦侮救亡政策，自当為紅軍所執行。日本帝国主義侵略中国領土，欲併中國而全部滅亡之，國民党与南京政府為全国統治之中樞，紅军如果乘机占領国民党管轄之區域，便是与南京相对立，吾人反求解除此种对立已一年於茲，豈有忽於西安事變乘机图利之理。当中央军胡宗南部進攻紅军，紅軍退至定边一带力避作战，西安事變後，胡部向固原同心城之线撤退，紅軍未派一兵一卒追击。良以中央軍是全国禦侮救亡之主要軍隊，豈有乘机攻击之理。至所謂出河南出山西者，亦根本不理解紅軍之政策，蓋南京当局[illegible]委員長方在準備和平解决西安问題，雖軍隊撤而復進，未免引起多人之驚疑，然自月以来，並未繼續前進，依目前情况观察，尚無必欲進攻之表示。因此紅軍不但無乘机進出河南或山西之意圖，且距華陰、商南、同心城等處之中央軍遠者三百餘里，近者亦二百里，為的是避免误会，使和平解决早日实現。不但紅軍採取此种態度，闻張楊軍隊亦僅取自卫姿势，力求避免內战，此种光明磊落之態度，紅軍實深表同情。吾人以為苟非万不得已，即迫使吾人至危害生存之地步，決不妄發一矢於中央軍及国內任何軍隊，深冀副委員長領導統率抗战，吾人固给与甚深之敬仰与拥护者也。至関於紅軍之土地政策，據總司令部負責人云現已基本改变，現在執行的抗日救国十大綱領，凡得抗日友軍同意而開到友軍區域，一切均与友軍协商办理，不但停止了打土豪，且不破坏其行政組織及社会秩序。近日紅軍某部初到某處，其地紳商尚有怀疑者，及至駐紮數日後，見紅軍紀律嚴明，秩序無犯，与当地之縣長民团商紳保甲長相接以礼，使莫不極口称讚，前此之怀疑一掃而空。蓋紅軍和平統一禦侮救亡政策，見之於事实，其言行一致与真誠為国之心，已為衆人共見云。（新華社廿七日）

抗日人民潮水般湧進抗日紅軍

（莫休）

本报前期曾披露前方和一星期中擴大紅軍兩千名，现在这个擴紅浪潮更加高漲了，廣大的抗日人民，每天都像潮水一般湧到抗日紅軍中来，很多人从鄰縣成群結隊的來當紅軍，從几十里外跑來報名當紅軍的也是每天都有，因此至現在止，擴大紅軍已超过四千名，月底更有超过五千名的極大把握，並且預計在二月份至少更可擴大五千名。

這是抗日的勝利，更是党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偉大勝利！

延安市 民眾抗日運動在繼續開展着

延安市通訊：延安全城抗日人民在抗日熱潮下積極的進行抗日救亡工作，在最近救亡內原有民眾救亡武裝組織現已擴大到四百余人，前往参加報名的人数每天絡繹不絕，抗日救亡會正在計劃召(?)到編隊與訓練中，以便該武裝組織在抗戰的動員下能在前線直接進到抗日戰線上去。抗日救亡會的組織亦[illegible]青年部已增至七个，足見延安人民参加抗日工作的踊躍了。

延安糧食與蓋坐飛机 廿天任務八天完成 紅屬起了很大作用

延安通訊：延安縣党與蘇維埃組織[illegible]糧食五討動員八百石糧食賣給蘇維埃政府，結果在八天之內全部完成，并超过了[illegible]。在這次動員中，鄉府大蘇区人民懷抗日热忱，每个蘇区民众都[illegible]自己少吃一些，節省糧食賣給紅軍，尤其是紅軍家屬起了很大的作用，如西区三鄉[illegible]了，他個人[illegible]紅軍[illegible]，这一類模範例子不勝枚舉，足証明蘇区人民在抗日總動員下，實為全國抗日人民的模範，他們將以自己的模範行為去影响與團結全國抗日人民参加到抗日戰線去。

靖边縣 新文字運動的成績

靖边通訊：靖边縣自上月县委的討論了新文字進行的办法後，一般同志對於新文字实施的偉大意義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縣一級工作人員决定每天進行一次新文字的課目，由於新文字能適合大众的要求，容易學会，所以靖边新字文工作近來有很大的進步，在短々的時期中，程度較好的進步快的已能寫新文字的文章，其[illegible]進步遲緩的亦能学会拼音，現在我們正在準备將来一處處推行到廣大的群众中去。

鄜縣代表 前來延市參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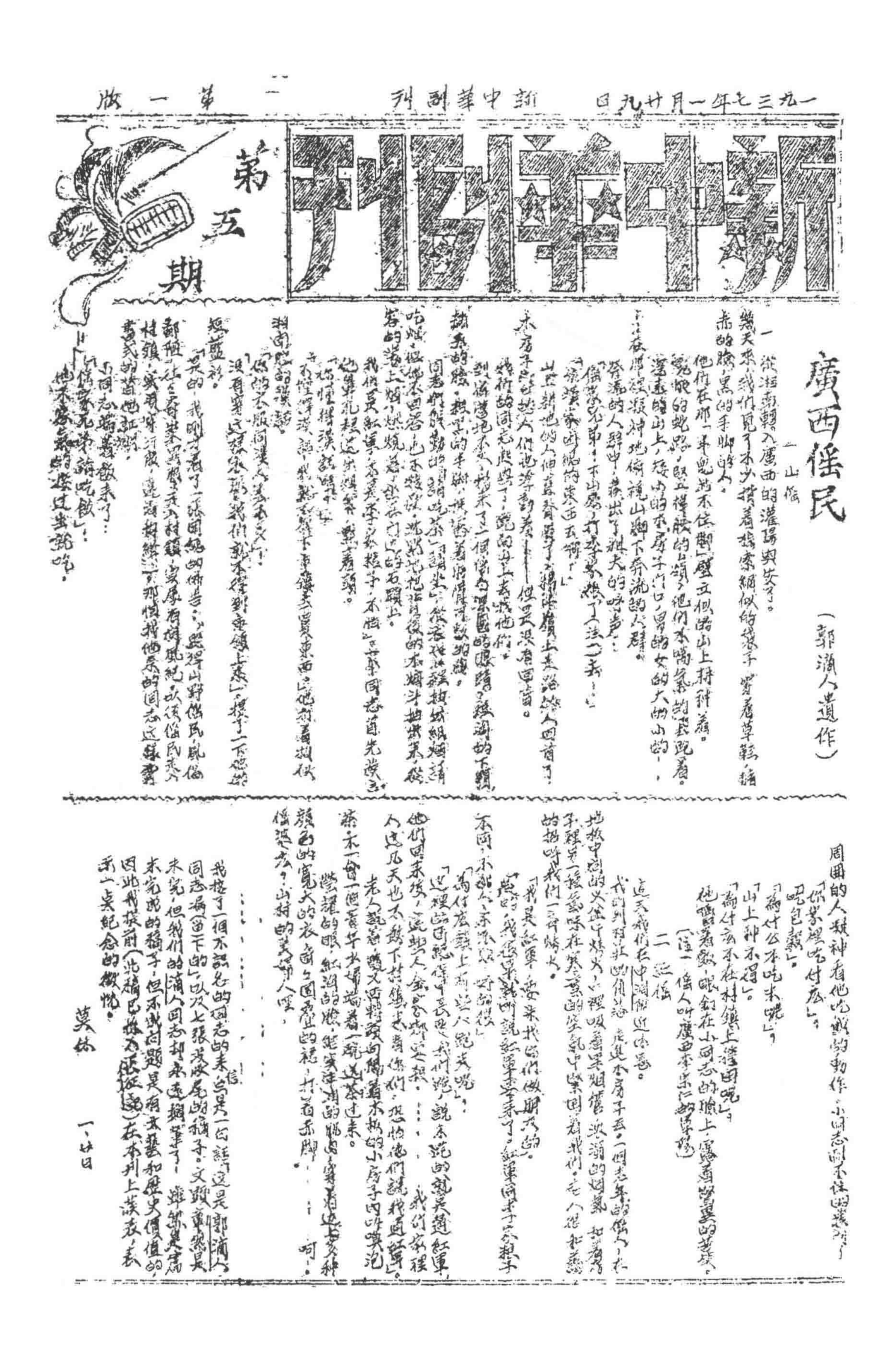
鄜縣通訊：鄜縣派來延安市參觀代表說：鄜縣城內民众在從前[illegible]統治之下，一部份群众對紅軍不信任，但大部份群众不相信过去的反宣傳，并紛々傳說紅軍如何如何的好，所以他們自己中派了代表前來延安参觀。該代表到达延安後，經過各机关（抗日救亡會、商会、学校）团体的热烈招待與長期談話解释，代表們親自在延安城內看到延市商業的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紅軍的模範政治紀律與群众的密切关係，延市現在的一切比較過去有進一步的發展，使該代表更加興奮得不得了。当他回鄜縣去臨行的時候他說：过去對紅軍的認識已完全在事實上被打得粉碎了，我回去後當在全鄜縣人民面前去宣傳擴大紅軍的影响。所以在該代表回去後第三天，甘泉縣即馬上派了代表前來延安城，并去說甘泉鄜縣的人民全體正在渴望紅軍前來云。

魯迅青年學校 第一期已經畢業 學員分發出發

（介紹）魯迅青年學校在保安創办以來已經兩个多月，第一期[illegible]学員已於本(?)月廿四日舉行畢業典禮，除[illegible]共八十一人外，還有[illegible]中央[illegible]部長[illegible]胡耀邦同志等都到場參加[illegible]，稿後數同志報告兩月來的学習經过，[illegible]在全体学員熱烈歡迎中[illegible]他們訓話，說我們学習不能跟實際工作[illegible]，要[illegible]学堂里才能学習，[illegible]工作的時候[illegible]可以隨時隨地自学，[illegible]真实的，並且我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不中用，[illegible]常々互相勉励，相信自己[illegible]就有能干的英雄！同時他把自己学習的經驗告訴这群担任青年工作的干部們，提示給他們学習的门徑。最後胡耀邦同志演說：[illegible]这次的畢業的成績有三个缺点，就是学得不好，不快，不够，可是我們就要[illegible]，把学得的要記得，要去教人，要去使用……云

聞这次畢業的学員已經畢業証[illegible]六个到各地去工作的[illegible]已決定了分派到[illegible]甘泉[illegible]去，廿五日各縣都已分头出发了，留在該校上[illegible]第二期也在廿四日開始，[illegible]補習班自開始正式上課，分為第一、二、三[illegible]，希望各地区的負责同志們把需要訓練的區以上的青年幹部大量的趕快[illegible]前来云。

把我們所學的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



新中華副刊　第五期

廣西傜民

一山傜

（郭滴人遺作）

一

從湘南轉入廣西的灌陽與安了。幾天來，我們見了不少掛着繩索似的袋子，穿着草鞋，赭赤的臉，黑的手腳的人。

他們在那一乎[illegible]不依[illegible]「壁立似的山上耕耕着。蜿蜒的蛇路，壁立樣陡的山嶺，他們不喘氣的奔跑着。遙遠的山上，矮小的茅房子門口，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在那裏凝神地俯視山腳下奔流的人群。奔流的人群中，發出了粗大的呼聲：「傜家兄弟！不要怕，打土豪分了（注一）去……」「[illegible]漢家的[illegible]的要西丟掉了」。

山上耕地的人們，背着鋤子，[illegible]嶺上走路的人回首了。本來早些已經人們逃[illegible]——但是沒有回首。我們的同志，與[illegible]了，說向山上去找他們。

到深溝地來[illegible]，將來了一個傜民的[illegible]眼睛，疑問的不瞭解我們的態度。我們的手[illegible]，掛着[illegible]的[illegible]。

同志們就動的請吃茶，「請坐」，[illegible]抽紙煙，請吃煙，[illegible]他們不回答，也不[illegible]，[illegible]的木[illegible]，從容的蹲上[illegible]的石頭上。

我們是紅軍，[illegible]糧子，不[illegible]同志首先說：他們[illegible]，[illegible]着頭。

「不怕[illegible]說：我們[illegible]東西，[illegible]他[illegible]着[illegible]的[illegible]。

「你們不服同漢人[illegible]」

「沒有窮[illegible]我們就不得到[illegible]上來」，[illegible]一下[illegible]短藍衫。

「是的，我們[illegible]了一[illegible]出來[illegible]，[illegible]山野傜民，[illegible]村鎮，[illegible]有[illegible]風紀，[illegible]傜民[illegible]，[illegible]了那[illegible]的同志[illegible]的[illegible]他[illegible]。

小同志[illegible]來了：

「[illegible]吃飯」！

他不客氣的坐下[illegible]吃。

周圍的人凝神看他吃飯的動作，小同志[illegible]

「你[illegible]裏吃什麼」？

「吃包穀」。

「為什麼不吃米呢」？

「山上種不得」。

「為什麼不在村鎮上住呢」？

他[illegible]着[illegible]，眼[illegible]在小同志的臉上，露着[illegible]的[illegible]。

（注一　傜人叫廣西本[illegible]的[illegible]）

二　紅傜

這天我們在中洞附近宿營。

我們到村[illegible]，[illegible]是本房子[illegible]，[illegible]同志[illegible]傜[illegible]燒火，[illegible]吸[illegible]煙[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氣[illegible]在[illegible]氣中[illegible]着我們。[illegible]八[illegible]的招呼我們一齊烤火。

「我是紅軍，要來找你們做朋友的。」

[illegible]，我[illegible]紅軍[illegible]了。紅軍同[illegible]不同，不[illegible]。

「為什麼[illegible]上[illegible]八[illegible]呢」？

「這裏[illegible]，說[illegible]的[illegible]是紅軍，我們[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我們[illegible]他們回來後，[illegible]人這幾天也不敢下村[illegible]，[illegible]他們就[illegible]紅軍。

老人[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着不[illegible]的小房子[illegible]茶。不一會一個[illegible]年[illegible]端着一碗茶過來。[illegible]的眼，紅潤的臉，[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顏色的寬大的衣[illegible]的[illegible]，打着赤腳……

傜[illegible]，山村的[illegible]人呀。

……　……　……

我接了一個不認名的同志的來信，說是一篇「這是郭滴人同志遺留下的」，以及七張[illegible]的稿子。文[illegible]是未完。但我們的滴人同志却永遠擱筆了。雖[illegible]是未完成的稿子，但不失問題是有[illegible]藝和歷史價值的。因此我提前（此稿已[illegible]）在本刊上發表，表示一點紀念的微忱。

莫休　一、廿日

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

（丁玲）

雖然每天都是八十里九十里的行軍，但我總是麻煩着那些英勇不屈的紅色將領們替我講各種戰斗故事。

有一天的傍晚我們談了些閒天后，左权同志真奋勇的拍了一下桌子，總重的咳了一聲，手上的烟灰弹了一弹，用慢々的声音，然而却是很坚决的神气說道：「明天准是明天，我替你講山城堡战斗的故事。」

我等着，等着机会，第一天第二天这个机会總不給我，第三天我沒有法，上去當面夫……我說不肯笑（？）第六天了，然而真給了我一个满足，也是在晚上他对我背書一樣的說開了……

关於这一次戰斗，实在是出於不得已，自从我们發出一个「八不打中国人」的宣言以后，我们就願行了这个誓约，不求不開刺我们的軍隊踫撞，總是多々退让，尤其當我们与二四方面軍会合的時候，胡宗南調集数十五個纵隊，直向西蘭公路冲下来，要來破坏我们的联络，但他这一司的沒有达到，于是他们便大举向宋北屋来，企图进攻苏区，屋迫三边，八封鎖我们的商業經济。这時我们是一方退让，一方殷々勸勉的寫了好多信去，告訴他们，希望他们不要再前进了，不能再逼我们，但他们置之不理，仍节々前進，於是我们不得不出於自卫，来给他一個磨吃，結果是完全勝利，消滅了他一個旅，一個最有戰斗力的劲旅，为七十八師丁德隆之基本部隊，我们参战的只十三個連。

當我们决定要攻打他们的時候，他们已经駐山城堡四天了，据我们的偵察騎兵回来报告，那裡的地形對我们非常不利，他们的部隊，主力均駐在山一带的窑洞裡，山的倒是一条崎々本是許々多々的奇形的亂山，这些山上的堡壘和防禦工業都做好了，主力部分佈在这一带，然而我们的計划是定下了，戰斗是必需执行的，我们相信能勝利，因我们從来都有这樣的把握。

這天是十一月廿一日下午五点鐘的時候，全軍戰斗員都在一种忍無可忍的情绪中，異常激昂奋勇，出發令剛一發出，只見原野上的红旗亂動，許多行列的隊伍像許多条龍一樣在蜿蜒之移动，北起的遠去，远远山頭上观戰的二方面軍同志们，后来常々説到这時的壮观。一个半鐘頭後便跑了三十里集结到目的地，後沒有一个跌交的人，也沒有一个掉隊的人。

在行進中，曾有五架飛機在頭上迴旋，也沒有一个人注意牠，大約是从什么地方都过炸彈来的，飛得很低，它是落了一些机关枪，像过年的炮仗樣，沒有人去管牠。到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只上弦月斜掛在山頭，廣漠的原野及巍々在山頭的新築堡壘朦朧在淡白的月色裡，而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一到敌人也就发觉了，不过因为時间的关係，大砲也失了效用，只听到他们的机关枪，々々的拍着，非常而我们四野的冲鋒號，競賽似的，远了近了，都响起来了，首先是南方的一部份，在源些六光四射，是我们手榴彈，這時所投的手榴彈接着信号彈也在靜的天空裡爆炸了，光芒拖得很远，很远，这个昭示了我们英奋了参战的战有战斗員，因为牠告訴我们勝利了，于是那一地方的枪声稀少了，但另外的地方，一处又一处又在緊密的枪声裡，彷彿密的火花，敵人的吼声在那裡叫着，冲呀，冲呀，不願作亡国奴的快繳下槍来！（他向西退都而我们的一个营想住）

戰斗到八点鐘，他们有一个团衔退的，也正好爬上去，可是為不清，於是混在一起了，我们的健儿们都勇敢百倍，一个个去捉，去摸，摸到帽子不同的便用刺刀刺，用手榴彈当錘子捶，和拖，那些俘虏但被拖了过来的又跑掉了，那些分配分押俘护的，孤住了剩面两个，後面的三个又逃了許々多々，都落在濠裡深阱裡。

也有些山頭並不容易攻打，我们有一個連去攻打一个山頭，那山頭上聚有很好的堡壘，我们九上去一个排都掉下来了，另外一個連去好會合在那裡，於是他们便兩邊好分三路冲法，結果全营消滅，营長也被俘来了。

十一点的時候，主要的指揮陣地就是那一排窑洞，已被我们佔領了，所謂旅長早已帶着山後一条小路逃跑了。这時枪声已漸々稀少，只一部份隊伍追去下去，大部份隊伍在十二点左右都非常有秩序的集合在原野上，帶回来的全是欢欣跳躍，大家唱着红軍的勝利歌曲，和嘲笑着那些敗走了的將軍们。

被遮蓋了的月亮悄々的溜下了山的那边去，原野上全黑了，一堆々堆的野火在一群一群的戰斗中升了起来，紅的光线々的跳动在这些欢乐的臉上，大家在这里等着一些归隊的人，等着天亮。

到天快亮，我们才向宿營地回去，等到我们已經到达的時候，他们的飛机照例來在那戰後的场地上巡视着那些被踐踏过的土地，和被牺牲了的人群，这些魔着还根据着瞪着不能轉動了的眼珠，痴々地望着天，他们是被殺害了，是被一群只顧自己利益把他们拿来充枉的牺牲了。

最有趣味的事，是在我们一担一担把枪枝子彈大砲往回挑的時候，那些打散了的他们的兵，都跟着跑来了，許多，他们向我们要飯吃，他们不特很餓，而且有病，原因是他们一走到那裡，那裡的老百姓便全跑光了，沒有房子給他们住，找不到粮食，每天只能煮一杯或二杯沒有去皮的麦粿吃，連水也找不到，这一带的水就很少，大半是苦水，有一些老百姓埋在地下的好水，他们是沒有方法弄到手的，而我们呢？？當然是另一樣，不然我们就不会战無不勝了。

……………

左权同志結束了这一段話之後，我们都感覺得非常愉快，有許多々々在用口用筆，都不說服別人的的時候，也就不打一下了，我们是求和平的，但我们為着和平的實現同時就要蓄养着精銳的武力。

文藝團第二次會員大會

文藝於廿六日開第二次會員大会，除了远地会員未能出席外，共到会員五十余人，在各来賓講演後，進行今後工作討論，經过許多会員发表意見，对於寫作出版联絡研究組织各方面都做新的具体决定。